

读短篇就像抽盲盒?

作家汪曾祺曾打过一个比方,他把长篇和短篇分别比喻为“蟒蛇”与“蚯蚓”——前者看上去庞大,后者虽小但善于松土。体裁上相对灵活轻盈的短故事,在当下所谓碎片化阅读的图景中是否具备了天然优势?“短叙事”的新机遇又在哪?

“在快节奏的当下,因注意力稀缺,人们很难在各种终端之间维持长时间的专注,所以短故事相比之下是有一定的文体优势。需要注意的是,短篇小说虽然短,却是需要精读的,每个词、每个铺垫都可能都有弦外之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读短故事更需要专心致志。”复旦大学教授、书评人马凌以走过十年的上海99读书人“短经典”系列为例谈到,“短

经典”文学谱系中,每位作家都有其独树一帜的风格,阅读“短经典”,有类似抽盲盒的特殊快感,“抽到的口味有甜、有酸、有苦、有咸,但没有一样是难吃的”。

大型丛书“短经典”迄今累计引进出版了91种国外短篇作品,大多是首次引进的当代海外作家短篇集。从2011年《爱,始于冬季》开始,“短经典”系列勾连呈现出当代世界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就和全貌。其中,雷蒙德·卡佛《我打电话的地方》、科尔姆·托宾《空荡荡的家》、威廉·特雷弗《山区光棍》、弗朗索瓦丝·萨冈《孤独的池塘》、罗恩·拉什《炽焰燃烧》等都获得不俗口碑。麦克劳德《海风中失落的神色馈赠》自2015年出版以来,豆瓣评

分高达9.1分,收获超1.1万条评价的人气热度。2018年“短经典”升级为“短经典精选”,重版了《星期天》《隐秘的幸福》等佳作。据悉,李斯佩克朵《家庭纽带》、威廉·特雷弗《终场故事集》、马丁·艾米斯《爱因斯坦的怪兽》等全新品种也将于今年面世。

精选内容加上丛书定位,“短经典”成为国内读者全面系统了解当代外国文学的窗口,也在中文出版领域大大拓展了短篇小说这一重要板块。其中,《避暑》展现了何塞·多诺索作为拉美“文学爆炸”主将的特色,他用或奇谲、或哀婉、或癫狂的智利故事,写出边缘人被压抑和被释放的扭曲欲望,被视为难得一见的拉美文学样本。意大利文坛实力代表彼得罗·格罗西《拳头

文风简洁,叙述平和,但充满张力,偶然间挥出一拳,令人震颤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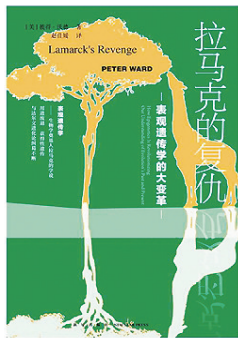
对此,作家、译者btr认为,“短经典”系列在丛书IP的打造上,就像潮玩盲盒一样,暗含着品牌意识——虽然读者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作者和作品,但出自“短经典”就有了一定的口碑保障。他以彼得·施塔姆《我们飞》为例谈到,小说集里的故事完全可以移植到上海或任何一个大都市。“作品聚焦都市人际关系,揭示了当代社会非常本质的交往模式。能够身处当下描摹当下,对创作来说十分有挑战性,当一个外国作家的写作也可以回应我们自身的经验并产生关系,这种阅读往往更吸引人。”

好的短篇小说像一座微型迷

宫,只需片刻时间,就能将人拉入一个迷人的世界。“如果说写长篇需要体力,短篇相对需要很高的智力投入。花的功夫固然没有长篇那么耗人,但智力消耗也很考验作家。”马凌认为,宫本辉短篇《烧船》用拿捏完美的分寸,写出了当代人必须直面的感情困惑与人生况味。“这些短故事并不因短,而放弃其复杂性,反而拓宽边界,让读者看到人性中渊深的东西——人之为人,有神性、有人性、有兽性,三者混在一起。”

有评论认为,当更多短篇小说的作者开始减少孤芳自赏,主动介入社会的力度不断增强,故事就能紧贴真实日常生活,捕捉到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散发出扑面而来的人生暖意。(据《文汇报》)

书单



《拉马克的复仇》

作者:(美国)彼得·沃德
出版:新星出版社

“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两大理论,是生物学奠基人拉马克的学说。这足以使得人们对自我进行考量。许多人或许没有想过,一些身体特征可能源于祖先的一些行为,而人们现在的生活习惯也很有可能影响后世子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将成为未来热烈讨论的话题。表观遗传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古生物学家、天体生物学家彼得·沃德将之化解为通俗语言,以绘大众读者。他用表观遗传学的范式,重新审视了人类的历史——从远古到黑死病的暴发再直入当下——是如何在人们的生理、行为和智慧中留下了印记。人们正在经历的表现遗传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诱因是环境污染、饥荒、压力等,发人深省。《拉马克的复仇》讲述了外界的影响,又如何促使人们将之传给后代,这是一场大开眼界又激动人心的探索。

本书作者彼得·沃德博士是一名古生物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他出版多部作品,包括《生命新史》《地球是孤独的》,后者被《发现》杂志评为2001年十大最重要的科学图书之一;其著作《戈尔工》也曾获图书奖。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

作者:李零等
出版:三联书店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本书将中国考古发现和学术发展的“大叙事”与考古工作者个体的“小叙事”互相交织,整合出一种富有活力的时空维度;考古工作者的声音赋予“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更深层次的延展性。

该书是一部考古工作者群体的“口述史”,很有意义,也很有趣。近年来,考古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大众对考古与文物的认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逐渐从考古学普及的幕后走向台前,激发我们重新思考考古工作者作为文明对话主体的意义以及文明叙事的更多可能。

近代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建立“科学”的方法体系为目标,并努力从固有的史学

编纂传统中剥离开来。与传统史学书写不同,考古发掘报告依托地形学和类型学的独特方法论,追求形式的客观性、场景的真实性、要素的系统性,以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因此,在考古发掘报告中,考古工作者一向是避免自己“在场”的,考古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枯燥”“罗列”“细碎”的。

但考古工作者的定位仍然值得思考。本书通过考古队长对考古“第一现场”的讲述,让人认识到考古工作者其实是与古代文明进行对话的一个“主体”,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论断,“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此书将中国考古发现和学术发展的“大叙事”与考古工作者个体的“小叙事”互相交织,整合出一种富有活力的时空维度;考古工作者的声音



赋予“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更深层次的延展性。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一书在策划选择十大考古“现场”上,兼顾了时间的主轴和空间的圈层。从时间上看,有长江流域文明的良渚、鼎盛青铜时代的殷墟,直至秦始皇陵和汉唐长安城;从空间上看,既有西南文化圈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又有中西文明交汇之处的罗布泊楼兰文明、大漠中的敦煌石窟,还有南宋沉船“南海I号”,等等。

《世道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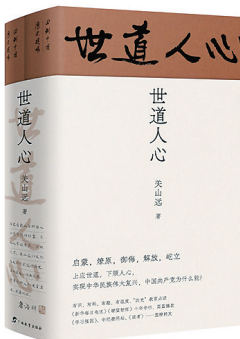
作者:关山远
出版: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的历史,有多少故事值得后人去讲!我试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找到一个片段,可以是一个故事,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段思考,还可以是一种情绪,将其置于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场景中,有矛盾,有冲突,有悬念,读罢让人若有所思,最后有些收获。

基于信史,阐释历史,讲述故事,非常重要。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但这句话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信史。历史不是主观认定的,它必须有确凿的根据。力求真

实地反映和再现历史,是史学家最为基本的学术道德准则。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不做历史考据,也不写历史小说,更不戏说历史,最为反感的是那种精心预设一个子虚乌有的“历史标靶”,然后集中火力攻击,并以此来证明或否定。此种手法,有时很讨巧,但终非正道。

近年有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所谓爱国主义之类的宏大叙事都是不可信的,只有个体叙事才是真实的,甚至有人试图以所谓个人叙事、小叙事去解构宏大叙事。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细节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因为历史细节纷繁复杂、有轻有重,并不是所有细节都有助



于弄清真相,有些细节还可能掩盖真相。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应当重视的是那些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

因此,我一方面在史料中努力选取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让人读懂个人与家国发展至今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注重鲜活与真实的融合。

思露花语

人生如炬,故信仰使生命闪亮,追求使生命发光,奉献使生命辉煌。

惯于体验生活的人,才能认知生活的真实;惯于体察生活的人,才会总结生活的经验;而善于体悟生活的人,则可提升生活的品位。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对这句名言的诠释之一:无论成长,还是成才,特别是成功,其都是有为人生因认真而收获的丰硕成果。

知其然,只可以说是聪慧,而知其所以然,才能说是智慧。其聪慧和智慧二者相较,有一种贴切的比喻是:前者如果只是光亮,而后者则是光芒。

创新有时需逆向思维,另辟蹊径,所以只有打破常规,方有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志气决定生命的底气,志向决定人生的导向,志趣决定生活的情趣。

有一种痛苦是:痛不欲生,苦不堪言;有一种畅快是:畅所欲言,心直口快。

自作聪明的后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以为是的苦果,往往是自己挖坑自己跳。

小聪明耍不得,太精明耍不得,而真正的高明是既有自知之明,更有先见之明。

怀揣梦想,而只在梦里追逐,并长梦不醒,其再美再大,梦只是幻梦,想则是妄想。

真正的清静是幽静,真正的舒适是闲适,真正的情趣是风趣,真正的乐享是安享。

有些人,有劲没处使,故无所事事;有些人,费力不讨好,故无济于事。 文/巴特尔